

澳門橋樑作用不可替代

□陳振寧

在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澳門擔當重要且獨特的橋樑角色：一、作為中葡經貿聯繫與合作的服務平台。二、是中葡理想的葡文學術交流地，可壯大雙方這方面的人才庫；其文化資源亦有助中葡國民加深相互理解。三、穩住葡語國家對「一個中國」的支持，有利兩岸和平統一。

專家專論

近日的中葡論壇突顯了澳門在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關係的重要作用。無論在經貿、交流以至政治上，「一國兩制」下的澳門，其中介角色不容忽視。

自冷戰結束，美國作為世界的唯一超級強國，一直採取各種方法確保其領導地位。隨着中國國力不斷提升，美國決意重返亞洲，嘗試與亞洲多國包括印度、日本等聯合，圍堵中國。美國的舉動令亞洲的穩定增添不少變數。

事實上，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帶來重要貢獻。它為世界的經濟發展注入巨大動力，並解決十三億人口的溫飽問題。2008年金融海嘯裡，中國政府的強而有力的政策，大力地支持本國以至全球經濟復蘇。反觀美國因一己私欲推行量化寬鬆政策，破壞全球金融、物價等的穩定，引來多國的批評。中國面對美國的圍堵和不合理行爲，必須建立更緊密的多邊關係，當中一個重要舉措是設立國際合作機制。

近日在澳門舉行的中葡論壇便是其中一個新興的國際合作機制。該論壇自2003年設立，由中國和葡語國家組成，其重點是討論經貿合作，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關係。自論壇設立後，中國與葡語國家之

間經貿關係發展迅速。2003年，兩者的貿易總額只有110億美元，2006年升至341億美元，2009年更達到624億美元。究其原因，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互補性很強。中國缺乏資源、高科技技術等，資源較為豐富的巴西、安哥拉等，以及擁有較高科技技術包括環保節能的葡萄牙等國家，可就此支援中國；而中國有大量的資金、應用技術等，可為經濟有困難和發展有需要的葡語國家提供協助，同時，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大量投資機會。所以，中國與葡語國家的關係勢將更為緊密。

中葡關係將更緊密

澳門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之一，在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擔當重要的橋樑角色。這與澳門的歷史脫離不了關係。澳門自十六世紀開始受葡萄牙管治，成為西方國家在東亞的第一個門戶。歐洲的知識、技術、貨物、文化等都經澳門，傳播至東亞。400多年來的葡萄牙管治，葡萄牙人與華人交往、通婚等，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交往提供了網絡基礎。至今澳門仍有二萬多名土生葡人，政府機關有不少高官仍由葡人出任。葡文與中文均為官方語言，葡語學校、報章雜誌、電視及電台節目普遍。澳門的行政架構和法律體系亦與葡語國家相近。

特區政府早已就澳門的獨特優勢，在經貿上統籌建立三大服務平台，其中之一便是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聯繫與合作的服務平台。中葡論壇便是在這背景下推出，此舉可為澳門經濟實現多元化發展帶來出路。而根據《基本法》，澳門被國家授權在一定領域上自行處理對外事務。澳門享有相當自由，參與葡語地區的組織，例如，成為「葡語都市聯盟」的成員，這對中國人了解葡語國家的經貿、文化、管理等狀況，以及對打開這個約有二億人口的巨大市場都有利。在可見的將來，海內外企業在克服中國與葡語國家在語言、文化、法律等差異的問題上，大可借助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與葡語國家淵源甚深的

澳門的力量。

文化方面，澳門是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國民的理想交流地。這尤其表現在學術研究上。例如，澳門大學便設有葡文學院，該學院開設多個葡語課程包括文學、歷史、文化、語言等，配合其被喻為全亞洲最大的葡語圖書館，中國學子可以此為踏腳石，加深對葡語國家的理解，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外交、經貿、交流等作出貢獻。葡語地區學子亦可到澳門學習，以澳門作為了解、研究內地的第一站。中葡論壇至今便舉辦了二百多個研討會和培訓班，來自葡語國家超過2100人次參加。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人才庫可因此而壯大。

有利兩岸和平統一

而致力打造為世界娛樂旅遊中心的澳門，本身的歷史文化資源亦有助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國民加深相互理解。例如，澳門有多個傳統葡萄牙式建築包括大三巴、板樟堂教堂、氹仔海邊住宅，這可讓中國人不用遠赴葡語國家，感受到該地的歷史文化。澳門亦是華人聚居地，有不少中國傳統建築如媽閣廟、鄭家大屋等，葡語國家的人士可以藉多個葡語簡介，窺探中國歷史文化。

政治方面，澳門在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發揮積極作用，穩住了葡語國家包括幾內亞比紹、東蒂汶對「一個中國」的支持，有利兩岸和平統一。另外，澳門與香港同屬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但是相較香港，澳門與台灣的關係更為密切。現時，澳門是中國唯一一個地區可讓台灣居民免簽證逗留最多三十日。由於來往方便，台灣海協會在澳門成立辦事處，這成為兩岸溝通的重要通道。加上澳門政治色彩較弱，傳媒相對較少，為兩岸協商提供便利。雖然兩岸近年關係緩和，由民間主導的「澳門模式」結束，官方的「兩會模式」重啓，但是兩岸關係仍有諸多不明朗因素，澳門在兩岸之間的中介角色仍將繼續發揮作用。

澳門雖然只有54萬人口，面積不過30平方公里，經濟規模不大，但是在中國與葡語國家以至兩岸關係上，其作用卻是不可替代。

作者為亞太國際關係學會成員

直言無忌

美支持印入常是開空頭支票

□一吟

對於奧巴馬總統近日在訪印度中首次表示，美國將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一事，引發媒體關注。筆者認為，美國此舉只是給印度一張空頭支票而已。

按時下聯合國框架和現狀，印度要入常恐怕比登天還難。人們知道，聯合國憲章要改動的話，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會員國同意，更需得五個常任理事國全部同意。在憲章改動之後，提案通過也需要同樣的三分之二會員國同意和五個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假若有一個常任理事國否決，那麼，就會出現「一票否決」。如此關卡，其比登天還難。而面對印度入常，印度的鄰居巴基斯坦首先就發表聲明反對。在這種政治壓力之下，印度入常的阻力可想而知。

博取訂單 路人皆見

記得，在2008年，日本一度使盡渾身解數，游說一百多個非洲國家支持他入常，也曾取得美國的口頭承諾。同時，為着避開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採取與巴西、印度、意大利抱團的舉措。然而，卻得罪了「一向反對抱團的美國，入常最終流產。對於印度入常的不大靠譜，美國其實是心知肚明的。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阮次山近日指出，美國最不願意看到聯合國擴常。這是為何？

美國從自身利益出發，要當世界事務主宰者，他們認為，處理世界事務最好的制度是如董事會，由董事長一人說了算。在很長時間內，聯合國幾乎都是美國主宰或影響聯合國。比如，安理會每逢投票審議制裁以色列時，美國總會投否決票。假若處理世界事務，不斷遭遇障礙重重局面，那麼美國是極不願意擴常的。

那麼，奧巴馬總統為何仍要公開向印度表示支持印度入常呢？分析政治人物的表態不能忽視時間與空間和所處位置。奧巴馬總統那番支持印度入常的話出在11月8日訪印期間。而衆所周知，美國從金融危機以來，經濟一直處於低迷狀態，至10月美國失業率依然接近10%。

美國公衆噴有煩言，而經濟問題成為執政民主黨此次國會中長期選舉失利的主因。為着打破僵局，奧巴馬總統需要在經濟方面有所建樹，借用外部力量就成為他振興經濟的主要途徑。而人們看到，奧巴馬總統一聲支持印度入常，很快就獲得高達100億美元訂單和其他經濟合作。可見，奧巴馬總統開這個空頭支票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均勢外交 圍堵中國

假若再從其他方面分析，奧巴馬總統支持印度入常還有希望印度成為美國與中國較勁的一支支持力量之意。多年來，印度國內一些政治力量也不斷地做着憑藉美國軍事大國的美夢。奧巴馬此舉似乎給了他們圓夢之機。因此，印度上下對奧巴馬總統的空頭支票表現了歡欣鼓舞。

然而，這一切都瞞不過世人的眼睛。一個國家入常不入常，不是由一個國家「欽定」的。日本歷經艱辛入常時下依然渺茫，更何況被巴基斯坦聲明反對的印度？可以說，美國向印度開出這張入常的空頭支票沒有什麼意義，充其量只是一種安撫客套之話而已，不必太當一回事。

不過，從2009年底奧巴馬總統在訪問日本發出過要當一回太平洋總統以來，包括策劃美日韓軍演，插手南海事務等一系列動作來看，美國高調支持印度入常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一個部署。即使奧巴馬政府對支持印度入常的表態和實質矛盾的心理，但也不失為人們觀察美國亞洲戰略的一個視角。分析奧巴馬總統亞洲之行的舉動，需要看到美國的亞洲戰略。惟有如此，才能看得清看得準。美國拉攏印度、越南等國家，採取亞洲「均勢」的外交，其欲滯遲甚至阻止中國崛起，給中國的內外發展環境帶來負面影響的宗旨已越來越清楚。

不過，形勢比人強。面對中國的和平崛起，亞太國家，特別是鄰國中國有着千絲萬縷聯繫，不可能完全站在美國一邊。面對此次G20國一致不支持美國進人民幣升值的主張，美國政治人士大概不會看到，再沿用往昔單邊主義思維對付中國和亞洲恐怕不太適當了。

亞運展示中國雄風

□白峰

媒體形容，11月12日，第十六屆廣州亞運會的聖火熊熊燃起，全亞洲的目光都聚焦到珠江上美麗的海心沙島。亞運二十年，彈指一揮間，從北京到廣州，作為中國舉辦的又一個大型體育盛會，二十年亞運見證中國成長。

廣州亞運會是新的世紀，新的時期，是在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結束，第十二個五年規劃正在盤算之際，召開的一次國際性比賽盛會。盛會當前，精彩無限。開幕式精彩，比賽激烈，而就這屆亞運會，亞奧理事會總幹事侯賽因也為開幕式打了滿分，這是繼多哈亞運會、北京奧運會已經把大型國際賽事辦到了很高水平，也超越了北京亞運會，「亞洲雄風」還在耳旁響起，「花城之邀」卻悄然唱響全國，傳遍亞洲和世界。

第十六屆亞運會是由廣州發揮自己的沿海開放城市的特色，舉全省之力、全市之力辦亞運，而已不在了全民捐獻出力辦亞運的時代，從「全國總動員」到「一省辦亞運」，是全國各地發展和改革開放的見證，更折射出了中國二十年來經

濟發展的突飛猛進，每一個城市，每一個承辦者，完全有能力有水平有實力辦好國際性盛會，讓「亞運雄風」再現，讓亞運聖火熊熊燃燒，照耀廣州，也照耀廣州，更閃耀中國。

第十六屆亞運會的舉辦並非一日之功，而要經過廣東省和廣州市幾年的努力，更要通過資金人力財力的各項保證，才能建起各種比賽場館，還有接待來自亞洲四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運動員教練員的心理，當然也是中國南方城市廣州改革開放成果的體現，是廣東走在全國最前沿，走向世界的一次很好展示。

第十六屆亞運會是中國實力的見證，更是中國雄風的展示，當然是中國南方城市廣州改革開放成果的體現，是廣東走在全國最前沿，走向世界的一次很好展示。

「大選」並非唯一選擇

□陳群

神州點面

中國政體如何改革？是國人關注度最高、敏感性最強、分歧及難度最大的大事之一。我們熟悉地緣政治、國際政治之類現存固定概念，卻很少提及「歷史政治」創新變化概念。馬克思的「世界史觀」把政治與經濟聯姻，叫「政治經濟學」，說明政治與經濟關係之密切。迄今「經濟崛起、政體落後」成爲一種僵死政治觀，這是造成政改分歧的重大理論和認識原因。筆者以爲，中國政改要走向明智之路，須創新歷史政治觀。

西方精英看好中國

五千年文明史，中國GDP大多時候都排世界前列，清朝之前平均佔世界30%（歐洲佔28%，美國0.8%），只是在西方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迅速崛起，康、梁變法失敗後GDP降爲佔世界3.4%，開始了二百年落後。但改革開放僅三十年時間，中國重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交椅，以中、美目前增長速度爲假設，再過二十年，中國很可能重返世界首位的「歷史常態」。那時是否還有人說中國政體落後呢？可能有，因爲僵死政體觀有種死成見——非大選即落後政體。

筆者並非反對大選，但大選必須具備與其相應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條件，而且可以設問：大選是否是唯一選擇？中國政改的權威提法叫改革「體制性障礙」而非「政體障礙」，分寸把握具有很強的歷史政治觀。大清晚期，政改鬧得中國雞飛狗跳，前提有二：一是清政府被西方列強整得六神無主，二是政府腐敗無能已難以爲繼。

於是，學習西方被視爲被迫無奈之舉。但百多年過去一直沒學成，今日反倒是美國網民罵奧巴馬「來中國面試」、「向胡錦濤鞠躬屈膝」，雖屬「憤青之語」，但反映出中國政治地位之劇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屢創

佳績，唯獨「政體落後」，不是說上層建築阻礙經濟基礎，符合政治經濟邏輯麼？事實是，絕非中國政體一無是處，而是僵死政治觀將其貶得一文不值。

須打破僵死政治觀

昔日，法國啓蒙泰鬥們崇尚中國政治。霍爾巴赫在《社會的體系》中指出「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因爲「中國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將政治的根本法與道德相結合的國家。」沃爾夫在哈雷大學演講：「中國政治之術，超過了所有國家」。伏爾泰認爲「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來。」賴克韋恩說「儒學成爲啓發理性的源泉」。顧立雅指出，儒學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法國導致了「精神的革命」，「使得整個西方世界逐漸地再次朝向了東方，走向了民主。」「孔子哲學對美國民主思想之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傑弗遜的治國思想受到了中國科舉制度的影響」，西方普遍實行「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今天，西方精英仍看好中國文明。

奈斯比特預言「中國將成爲一個全球大國。」湯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紀》中指出「中國文化將取代西方文化推動人類和諧發展」，「中國文明對於整個人類的未來文明走向有很重要的啓示。」1973年他大膽預言「中華文明將統一世界」。西方泰鬥們看好中國政治的昔日與未來，體現了一種大文明的歷史政治觀，是否對我們有某種大明政治觀的啓示呢？

僵死政治觀源於對馬克思「生產力必須突破生產關係」理論的曲解。筆者多次寫道，馬氏「突破論」只是針對歐洲「萊茵模式」講的「西方理論」，與「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中國並不搭界，馬克思針對中國的是「東方理論」，簡談四點：

其一，分析社會與綜合社會差異。中國五千年文明史至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始終是「綜合」關係，至今未出現西方社會「分析」現象（如三權分立）。

時薪立法與否不重要

□曾淵滄

成本增加 剝削更多

大家樂向工會屈服，但全港仍有數不清的企業會在最低工資正式實行後設法合法地剝削工人的工資，會大幅削減工人的福利以彌補最低工資所帶來的額外成本的上升，工會有多少精力一一對付？實際上，最低工資仍未正式推行，肯德基已成了工會的另一個抗議目標，但是，這一回，某工會的聲勢已遠沒有對抗大家樂時那麼大。至今，該工會還不敢號召全港市民罷吃肯德基。大家樂乖乖就範，一個原因是大家樂主席陳裕光身負公職，他就是最低工資委員會的成員，要考慮公衆形象，不得不妥協。過去許多年，有工會多次到一些美食快餐店如麥當勞門外示威，抗議麥當勞剝削員工。但是，麥當勞不理抗議，依然付工會領導人眼中的可恥薪水，反正，這是自由市場，你情我願。

在大家樂向工會屈服後，有專欄作者說，如果大家樂選擇不屈服，在11月9日某工會發起罷吃的那一天搞個半價促銷，結果會如何呢？罷吃行動依然會成功嗎？還是相反地，大家樂人山人海，貪小便宜的人擠滿大家樂？

現在最低時薪定在28元，工會領導表示失望，並說繼續抗議，要求提升至33元。一向以來，我都不贊成政府干預市場，因此我也不贊成最低工資立法，但既然政府決定立法，定立的最低工資就應與目前市場上的一般工資不會有太大的距離，工人才感覺到收入真正的增加。否則，只是一種政治表演，爲將來製造新的鬥爭條件。可以預見，將來工會仍會不斷示威，要求提高最低工資，因此，既然要立法，我是支持時薪33元的，就一次過滿足工會的要求，爲社會創造和諧的條件。

政府說，如果最低時薪定於33元，許多公司會倒閉，我認爲這是毫無事實根據的猜測，是錯誤的。我估計，政府一定是利用一些所謂計量經濟模式的推算來支持他們的立論，但是，在我眼中，這些模式經常是嚇人的。要知道，每一個計量經濟模式的背後都有一些假設條件，如果假設最低時薪定於33元後，僱主不會加價，也不會削減其他開支，因而虧損，虧損就倒閉。但在現實社會裡，老闆不是笨蛋，他們會想出很多方法來渡過「難關」的，成本提高，加價是最自然的，集體加價，消費者只能接受，然後向老闆要求加薪。今日港元貶值，早已導致原料價格上漲，加價是遲早的事。

市場調整 租金將降

除了加價，另一個可能的結果是出現更混帳的剝削，剝削飯錢是小兒科，將來一定有不少酒樓在午間3時關門，傍晚6時才再開門，這3小時哪裡會付工資？工會有能力抗議這麼多的酒樓嗎？最嚴重的更可能是通過另一些第三者來剝削工資，例如：想在我這裡工作，就得通過某某勞工介紹所介紹，介紹所就會收一筆介紹費。今日，外傭在未到港前已經負了一身債，那就是介紹費，中間人剝削了她們的勞動成果，甚至連菲律賓政府也要剝削自己的子民，對她們強行徵稅。

如果加價後沒生意，又沒有其他方法削減成本，最後公司倒閉，倒閉之後，很自然地，新經營者就不會願意付同樣的租金來做同樣的生意。如果最低時薪是33元，我相信，最終會導致租金下降。政府說，如果時薪33元，許多公司會倒閉。但這之後，租金不可能不下降，之後許多新公司會出現，因此，一輪的倒閉潮又有什麼問題？

目前，香港經濟在背靠祖國下欣欣向榮，勞動力已經供不應求，薪水上升的自然力量在增加，「時薪28元」定於2011年5月1日推行，那時，自由市場的工資水平相信已經相當接近時薪28元，立法不立法已沒什麼差別了。

作者為城大副教授，博士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